

歐洲和中亞 區域概述

2014 年 11 月 9 日標誌著柏林牆的倒下，冷戰的結束，以及所謂的“歷史的終結”的 25 週年紀念。慶祝柏林 週年之際，德國總理默克爾發言表示“柏林牆倒塌告訴我們，夢想是可以成真的” - 而對於許多共產主義歐洲國家來說，他們確實做到了。然而，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自由之夢依然像過去一樣遙不可及，對於數百萬居住在前蘇聯地區的人來說，政權的改變只代表了新精英取代原有的精英階層，真正的變革機會並沒有出現。

2014 年不只是進展緩慢的一年，更是退步一年。如果柏林為情的倒下標誌著歷史的終結，那麼烏克蘭東部和俄羅斯的衝突，以及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的舉動則明確的表示了衝突的回歸。在默克爾發表講話的同一天，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的直言不諱地說：“這個世界正進入新冷戰的邊緣。有些人甚至說，它已經開始了。”

正在烏克蘭的一幕又一幕事件反映了夢想成真的難度。二月份的 EuroMaydan 示威已經造成超過 100 人死亡直到年底，烏克蘭東部已經有超過 4000 人戰鬥過程中的死亡，其中許多是平民。儘管停火在 9 月簽署的，局部的戰鬥仍在繼續，在年底前能夠解決問題的的可能性並不高。俄羅斯繼續否認，它對反政府的武裝部隊和裝備有任何支持，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反映了相反的狀況。雙方都需要為一系列的違反國際人權和人道主義法的行為負責，包括狂轟濫炸，以及導致數百名平民傷亡。在叛軍控制的地區，法律保障不了市民，違法行為包括綁架，處決和酷刑和虐待的報導激增，雙方使用暴力的情況都有發生。而且雙方都沒有表現出太多傾向調查和遏制此類侵權行為。

在克里米亞的情況預期會惡化。因為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一份子，俄羅斯的法律和也被採用並且限制了對於反對聲音的集會自由以及言論自由。親烏克蘭社運人士和克里米亞韃靼人受到騷擾、拘留，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失去蹤影。在基輔，總統和議會選舉被推遲，加強法治的改革有必要實施，打擊貪污以及消除消除刑事司法系統腐敗的改革將依然十分艱鉅。烏克蘭東部依然出現衝突，而調查 EuroMaydan 示威者被殺的進展依然十分慢。

在烏克蘭的地緣政治問題對俄羅斯造成許多後果，同時提高了普京總統的支持度，並且令克里姆林宮更加警惕異見分子。在東西方關係破裂後，俄羅斯主流媒體大力推廣的反西方和反烏克蘭的宣傳。與此同時，表達和交流不同意見的空間明顯減少，原因識克里姆林宮加強了對媒體和互聯網的控制，騷擾和妖魔化獨立的非政府組織。

其前蘇聯範圍的其他地區，自柏林牆倒塌後帶來的希望亦一步一步被消退。在中亞，專制政府一直盤踞在哈薩克斯坦以及土庫曼斯坦。至於在烏茲別克斯坦，政權則相對不穩定，只是原因是統治精英之間進行了內鬥，而不是由於群眾的不滿，而群眾的聲音則依然受到打壓。

阿塞拜疆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鎮壓特別嚴重；到今年年底，國際特赦組織共發現了 23 名良心犯在阿塞拜疆受到監禁，其中包括博客，政治活動家，民間社會領袖和人權律師。在上半年，阿塞拜疆在歐洲理事會的主席並未能平息事件。事實上，在阿塞拜疆以及其他中亞國家，戰略利益經常壓倒了國際社會對人權的原則，在國際社會的批評下侵犯人權行為依然時常進行。即使是俄羅斯，國際社會對於公民政治權的批評亦受到滅聲。

俄羅斯固然是民主威權的代表國家，但這種趨勢在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也能夠看到。在土耳其，儘管 Reyep Erdogan 以及其家人受到一系列的腐敗醜聞牽連，依然無損他在大選中大勝。對於這些指控的態度，他的處理手法跟去年他對 Gezi 的示威遊行一樣，都是堅定不移的。他上任後，涉嫌忠於他前盟友 Fetullah Gülen 的數百個檢察官、警官和法官都被轉移到其他職位。在匈牙利，三權分立的模糊化在四月份執政青民盟的競選連任之後繼續進行中。在東部發展的問題上，一些反對派的非政府組織持續被政府以“外國勢力”之名攻擊。到今年年底，一些

非政府組織面臨刑事起訴的威脅，而其罪名為涉嫌財務違規行為。

整個歐盟地區（EU）。根深蒂固的經濟困難和群眾對主流政黨但失望，促使了民粹主義政黨在政治光譜的兩端的抬頭。民族主義，含蓄的排外情緒不但導致了移民政策的日益嚴格，同時它也能夠體現在對歐盟越來越不信任。趨勢不但在這種歐盟體現，更呈現在各國看待歐洲人權公約的態度上。英國和瑞士在這個方面的動作最明顯，兩個的執政黨分別公開批評歐洲人權法院，亦在討論是否退出公約制度。

總的來說，在柏林圍城倒下以來，該地區的人權狀況從來沒有如此脆弱。

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集會自由

在前蘇聯地區專制政府維持或加強了他們對權力的控制。俄羅斯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自普京重返總統之位後加速惡化。例如違法示威的人士面對的更大的刑事責任，以及大規模自發的抗議活動無論多和平都經常被驅散。在這一年間，數百人被逮捕和罰款，或判處拘留短時間。至於一些較大的有計劃的抗議活動，比如在三月和九月的反戰抗議活動，則被允許繼續進行。獨立的非政府組織一直被媒體和政要形容為邪惡的外國勢力。在媒體的渲染下，數十名非政府組織受到司法訴訟，並且被標籤為有毒的外國勢力。

在白俄羅斯，示威和公開抗議依然受到法律高度的限制。一些示威者曾經受到扣留五月舉行的世界冰球錦標賽，16 公民社會的抗議者就被逮捕並被判天的五到 25 個行政拘留。八人因為遊行紀念切爾諾貝利核災難而被逮捕。他們被指控犯有“不服從警察的命令”。另外八人亦因為其示威抗議被控類似罪名。

民間團體和社運人士在阿塞拜疆被特別針對。十個主要人權組織被迫關閉或停止活動，並至少六個著名的人權捍衛者被虛假指控導致監禁。博客和反對派青年領袖分別被控與毒品有關的罪行；獨立記者繼續面臨騷擾、暴力和莫須有的刑事指控。

在中亞這個情況沒有好轉的跡象。雖然今年出現了立法改革，但真正獨立的媒體機構，非政府組織或政黨在土庫曼斯坦依然未有出現。網上表達意見的自由繼續受到嚴重限制。在烏茲別克斯坦，一些頑強的人權人士繼續工作，但他們的工作受到監視。在這兩個國家，抗議都仍然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吉爾吉斯斯坦公民社會人士得以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下進行社會行動，但有時亦會受到騷擾。

即使在這裡，政府亦建議立法廢除建立非正式組織的權利，對於議會引進類似俄羅斯“外國代理人”法案以引起社會討論。

在哈薩克斯坦，政府頒佈了一些可用作限制非政府組織合法活動的刑法，政府也開始考慮對非政府組織的外國資金進行更嚴格的限制。市民冒著被罰款和拘留的風險，參與抗議媒體和互聯網的自由也受到越來越大的限制社交。

網絡和博客經常被限制，一些互聯網的資源受到阻止而且受到分院判決影響。

在土耳其，執政的 AK 黨通過公私營合作的商業手段強化了其對傳媒的影響力。反對聲音以及獨立記者繼續受到編輯的解僱，自我審查問題依然嚴重。在 2013 年舉

行的自由和平集會受到限制，政府繼續透過立法以及暴力驅散限制敏感言論在集會中傳播。去年十二月，幾個記者便以為報導貪污消息而被拘捕。

難民和移民的權益

世界各地的流離失所者人數突破 5000 萬，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的第一次。除了少數例外的成員，歐盟成員國的反應幾乎全部希望將難民排除在外。在處理敘利亞難民危機上，歐盟成員的態度明顯的令人震驚。到今年年底為止，只有約的 15 萬敘利亞難民在歐盟居住-這個數目與伊斯蘭國進入 Kobani 一星期內抵達土耳其的人數差不多。在 390000 個敘利亞難民中，歐盟國家只承諾將接納其中 36300 個合乎聯合國難民署難民資格的萬敘利亞難民。

德國提供了 20000 個安置點；英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波蘭等國家加起來擁有 275 萬人口的國家，只提供佔其人口的 0.001% 的大概 2000 的個名額。在缺乏安全的法律途徑為難民和移民下，以及到歐洲和歐盟的決心封鎖其陸地邊界的大環境下，某些難民試圖通過海運到達歐洲，其中一些人在途中被淹死。直到年底，聯合國難民署預測 3400 個難民以及移民在地中海失去其生命，令地中海成為移民人士在全世界中最危險的一條海上航線。

在頭十個月，若非意大利名為 Mare Nostrum 的搜索和救援行動，而相信傷亡數字將會持續出現。在整個行動中，超過十萬人被救出。這些難民分別來自敘利亞、厄立特里亞和索馬里。然而，在歐盟成員國的強大壓力下，這個行動於十月三十一日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歐盟提供了一個叫做 Triton 集體方案，以及另外一個類似組織 Frontex 的規模，範圍和任務都比以前減少。

以往，歐盟的便捷一直被延伸，但這種情況最近被西班牙、希臘以及保加利亞改變。在今年年底，執政黨在西班牙提出一項修正案—治安法草案。這法案將適用於休達和梅利利亞。這項決議預料會獲得通過，因為歐盟正尋求加強邊境控制管理這些國家。

移民拘留中心 - 歐洲城堡的地牢 - 依然經常爆滿。非法移民和尋求庇護者，包括家庭和兒童，繼續長期被關押，而關押期往往是漫長的時期，有時候環境還十分惡劣。

酷刑和其他虐待

美國參議院委員會十二月出版的一份報告透露了不少關於中央情報局涉及濫用不只是令人震驚的細節，當中歐洲國家亦涉嫌有份與中情局同謀，情況嚴重。幾個國家為中情局提供託管秘密拘留地點（波蘭、立陶宛和羅馬尼亞），或者以其他方式協助美國政府在非法轉讓，強迫失蹤，酷刑和其他虐待被拘留數十名人士，其中尤其是英國、瑞典、馬其頓和意大利最嚴重。在這些國家都未就起行為付上任何責任。雖然在波蘭，立陶宛和英國的受害者的情況最近有著比較好的改善（歐洲人權法院在 7 月發現，波蘭政府在 2002 到 2005 年之間勾結中情局在其國家設立秘密監獄），但整體而言這些國家依然未付上必要的責任，面對這些責任，這些國家採取著規避，拒絕和延遲的態度。

在六月份，愛爾蘭的電視頻道 RTÉ 播出在 1971 到 1972 年間關於英國政府轄下英國安全部隊所使用的 5 種折磨技術的證據。這些資料在以往從未公開。技術與中央情報局在三十年後使用的技術十分相似。歐洲人權法院此前裁定，這種技術不屬於折磨的一種。去年十二月，愛爾蘭政府宣布，它將尋求歐洲人權法院裁決作出修訂。

酷刑和其他虐待在整個前蘇聯地區依然普遍。那些被指控的恐怖有關的罪行，或懷疑屬於伊斯蘭團體的人在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特別容易受到安全部隊的酷刑。整個地區的腐敗和管理不善，監督執法人員動輒酷刑或其他虐待逼供和賄賂時有發生。在缺乏有效，獨立的調查，這種侵權行為是一種常態。

在土耳其，即使酷刑拘留場所繼續下滑的趨勢，在日常使用過度武力的警察示威的過程中依然十分明顯。2013 Gezi 公園發生的示威所造成的超過數百人受傷以及數個人死亡的時間依然未得到公平的制裁。在希臘和西班牙，執法人員有時依然過度使用武力驅散示威

最嚴重的抗議活動有關的侵權行為發生在烏克蘭。在基輔，EuroMaydan 示威的血腥暴力至少造成 85 示威者，以及 18 名警察的死亡。而且傷亡的數量沒有確切的數字可以提供。繼 2013 年 11 月 30 日第一次使用武力，今年的前幾個月內防暴警察對和平示威者濫用武力，以及任意逮捕和提起刑事訴訟的事件再次發生。在

二月底，警察甚至出動火器實彈，包括狙擊步槍，雖然到現在為止我們仍然不知道是誰指使他們作出這種行為以及作出行動的究竟是什麼部隊。在抗議的尾聲，幾十 EuroMaydan 社運人士失蹤。一些人在釋放後依然被綁架和拷打，到了年底超過 20 人的行蹤依然未明。

烏克蘭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的倒台後，新政府公開承諾將會有效地調查和起訴那些在 EuroMaydan 事件的過程中使人受到屠殺和其他虐待的人。然而，除了對前高級政治領導人的行動外，新政府並沒有落實執行其他行動。截止今年年底，只有少數低級別的執法人員已被定罪。

死刑

至少有三名男子在白俄羅斯被執行死刑。白俄羅斯是至今在該地區唯一一個依然執行死刑的地區，儘管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於這三件案件要求暫緩，三人依然被處決。

過渡時期司法

前波黑塞族領導人拉多萬·卡拉季奇和前將軍拉特科·姆拉迪奇的審判繼續在該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前南刑庭）進行。之前還沒有解決的案件慢慢解決後，他們的案件便得以審視。在前南斯拉夫，調查衝突期間各種違反人權的罪行的進度依然十分緩慢。新起訴的數量仍然很低，戰爭罪行的審訊依然在進行。戰爭法庭、檢察官和調查單位依然面對人手不足以及資源不足的問題。

在該地區，戰爭的平民受害者，包括性暴力的受害者，因為立法依然未完成而未能確認他們的身份，所以繼續被拒絕賠償。在九月份，克羅地亞，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簽署，以加快解決中的命運並返回成千上萬的人因為衝突仍下落不明的屍體的最新進展緩慢地區合作協議。權利和這三個國家的親屬生計繼續受到失蹤人員的缺乏立法來削弱。

在北愛爾蘭，一些為了解決人權問題以及衝突而建立的機構持續在一個不良的情況下運作。於 2006 年成立，專注於重新審視因衝突而死亡的人數的歷史查詢團隊，在受到廣泛批評下被關閉。其部份工作被安排轉移至北愛爾蘭警察部門進行。然而，警察審查案件的獨立性受到不少人的擔憂。美國外交官 Richard Haass 在 2013 年底曾經提出一個解決歷史問題的法案，他提出成立一個歷史調查組，以及一個獨立

委員會去調查以往的案件。然而，對於這個方案，跨政黨的談判依然未有達到新的進展。

反恐和安全問題

在該地區，儘管許多由愛德華·斯諾登在 2013 年美國的監視計劃受到很多爭議，這些國家的政府依然對其互聯網的通信的監控程度守口如瓶。在英國，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訴訟尋求通過法院來挑戰英國的監控系統的人權的兼容性並沒有成功成功，現在將尋求斯特拉斯堡檢討。

歐盟國家繼續使用尋常的外交手段把那些被懷疑威脅國家安全的人送回其國家，儘管這個行為有機會導致他們回國後受到臨酷刑或其他虐待的風險。

在北高加索地區的局勢依然動盪不穩，侵犯人權的行為依然不時出現。

在土耳其，政府繼續濫用反恐怖主義立法去起訴的正當行使言論自由的人士。但對審前羈押的最長限期設置新的限制，新的措施令更多人得到釋放。

歧視問題

歧視繼續影響整個地區的數百萬人。一些受到長期歧視的群體，包括羅姆人、穆斯林和移民依然受到歧視的偏頗的對待。同時，反猶太主義也普遍，偶爾受到了暴力的襲擊。至於在性少數以及同性戀的問題上，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和兩性人 (LGBTI) 的人的權利和尊重在某些地區得到改善，但在某些地區則有惡化的情況出現。

政治宣言、行動計劃和國家政策依然對沒有令羅姆人生活的帶來很大改善。主要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沒有即時落實這些政策的意願。在這些社會，種族主義以及社會排斥等架構性問題依然未有得到解決。

其結果是，吉普賽人在居住、教育和就業等方面受到的歧視仍然普遍存在。成千上萬的羅姆人依然居住在非正式定居點，掙扎求存並希望能遷往公營房屋。然而部份羅姆人不但沒有被優先處理，更被排在申請之列以外。一些旨在解決羅姆人非正式定居點問題的立法舉措正在一些國家醞釀中，但至今仍沒有被任何國家處採納。至今，生活在歐洲的非正式定居點的人仍然容易受到強制拆遷。

羅姆人在教育方面受到隔離的情況在整個歐洲中部和東部普遍，尤其是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國，儘管國家主管部門一再承諾通過法例解決長期的問題，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可幸的是，歐盟已經開始對捷克的侵權行為提出訴訟，指違反歐盟的反歧視立法（種族平等指令，令羅姆人教育的問題得不到公平對待。意大利和其他歐盟國家的歧視情況也正在被歐盟委員會檢查，以確保這些國家沒有對羅姆人的問題上違反種族平等的條例。-這個現象可以視為歐盟開始願意對十年前已經訂立的條例進行強制的執法的訊號

在 7 月份，歐洲人權法院裁定，法國禁止在公眾在室外範圍的完全覆蓋面部的法例並沒有違反任何所載人權歐洲公約的權利。儘管明顯地，全臉覆蓋是限制了權利的表現，而且相信穆斯林婦女是自己選擇而不是被逼覆蓋自己的面部的。在一個反常的裁決與言論自由的擔憂影響，歐洲法院有理由參照“同居”的模糊規定的限制。

針對羅姆人、穆斯林、猶太人、移民和 LGBTI 的暴力罪行繼續在整個地區依然持續。一些國家，包括一些歐盟成員國仍然沒有把包括性取向和在仇恨等罪行立法。在該地區，涉及其實的罪行仍欠報告，而且調查進度不佳。獨立仇恨犯罪罪名和刑法規定允許歧視性的動機受到懲罰作為一種加重處罰的情節是頻繁使用的，因為研究者沒有調查可能的歧視性動機和檢察機關未能適當收取肇事者，或在法庭上交有關證據。

越來越多的國家對同性夥伴關係賦予平等權利（雖然很少就採用）。在塞爾維亞以及黑山，在歐盟的注視下，就第一次成功而安全地舉行了遊行。但恐同現象仍然普遍存在，雖然在西方 LGBT 已經受到更寬容的對待，但 LGBT 在東方依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在俄羅斯，LGBTI 社運人士經常被阻止組織公開活動。而當地政府亦經常希望引入立法例禁止同性戀。在立陶宛，類似的立法曾經用來禁止含有同性戀成份的童話書。在吉爾吉斯斯坦，政府對禁止“非傳統性關係”進行了審議。針對 LGBTI 的組織和活動的在整個多東歐和巴爾幹地區的屢見不鮮，而很少受到當地刑事司法系統正面的對待。

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侵害

性別的暴力和家庭暴力仍然在該地區普遍存在。根據歐盟的基本權利局在三月份發表的一份報告，歐盟三分之一的婦女曾經從 15 歲遭後受身體和/或性虐待。關於預防和制止對婦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進入歐洲理事會公約生效因此正正來得及時。但今年年底卻只有 15 個國家批准了該條約。

儘管有著積極的發展，家庭和性暴力的受害者在整個地區受到刑事司法的保護依然很差。現時，在整個地區依然缺乏一個可以保障家庭暴力以及性暴力的環境，也缺乏一個合理的起訴成功的機會，使這個問題依然嚴重。

性權利與生殖權利

人工流產在馬爾他依然屬於違法。歐洲人權法院在 2010 年和 2012 年分別裁定愛爾蘭及波蘭要求女性要保證在某些情況下能有進行流產。但在兩地這法案依然未能全面實施。儘管如此，部長委員會決定停止監測的判決在愛爾蘭的執行情況。